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讞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三傳讞二十二卷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三傳讞二十二卷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智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為戰國時人案經有續書傳

亦有續書夢得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為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托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惡無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襃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瀾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

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按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讞於義既為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鞫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人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以為訓者耳考宋史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

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缺九十條公羊缺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畧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為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左傳讞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據傳孟子為惠公元妃則夫人也薨當以謚氏見今稱孟子乃與吳孟子同辭豈有惠公而不謚其

夫人者乎則元妃未必為孟子也聲謚也惠公既有元妃則聲子為妾隱公未嘗致之為夫人而與成風敬嬴同辭豈有惠公不謚其夫人而謚其妾者乎則隱公母未必為聲子也仲子以後歸賵言之蓋惠公之妾毋爾穀梁以為惠公欲立桓公不敢卒勝其邪心以與隱其言最近經是隱桓皆庶子而隱公長惠公不以愛桓公而以少奪長則惠公未嘗再娶於宋而仲子亦非桓母也使惠公果

嘗立桓公以為太子則隱不即位矣隱與桓公不並君也安有已立大子而隱復即位者盖隱公雖以惠公之命即位終欲探其志致國而讓於桓則隱立桓而奉之者亦無有也四事皆不可據史記載惠公嫡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而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共令息攝政與傳復不同古書龎亂諸儒各記所聞

莫可盡考一當以經為正傳惟失於仲子故終隱之篇皆違經意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春秋之法莫大乎書王於正月之上蓋正朔所自出所以王天下者在此豈獨别於周哉度傳意若以經所書皆一用周正故於元年特發之以見例春秋魯史安有為魯史而不用周正者何嫌而必

為別吾考傳凡叙事記時者大抵多先經一時如
隱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以為秋桓經書夏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以為春僖五年經書春
晉侯殺申生傳記於四年十二月十年經書正月
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傳記於九年十一月之類蓋
舊史記時皆以夏正至經始正之爾傳雖知經辨
舊史之異而未知書王正月之義也　攝者有君
而已代之行事如周公於成王是也隱既即位而

桓未嘗立則隱實君矣何以謂之攝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邾未王命則附庸之國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若為三十里之國自當以字見傳葢不知此但見後邾子克卒而此書字故以為貴之後書邾子者進而成國者

也且謂公即位求好於邾故爲盟而貴之此公自求好何反善于邾而得貴及宋人盟于宿何爲而不貴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

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本封京故曰京城大叔段果敗而奔共安得遂謂之共叔段乎鄢非鄭地趙氏謂當作鄔傳言王

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者理或宜然經書克段于鄢謂自京追至於鄢殺之以見其遠榖梁言于鄢遠者是也不言殺言克見鄭伯用力必勝之而後已者也使段嘗入鄢鄭伯伐而出奔自應書伐段于鄢段出奔于衛豈可奔而言克乎此乃段死其子公孫滑奔衛處于共傳誤以滑為段爾所謂不言出奔難之者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經稱仲子而傳以子氏言之盖傳不知推僖公成風以子繫母之義則仲子亦惠公之妾母爾但見後書夫人子氏薨誤以仲子為一人故以為未薨又離惠公以為二故以為緩古雖無道之君未有生而賵人者也或者以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為比夫遭喪與其適遇之而不知禮孰若備而不用謂之豫凶事可也是可與生而賵人者同

日語哉亦或有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賵二事猶言且惠公仲子妾主而並稱非春秋之法也或又以為仲子誠毋不當後惠公亦非是經固言僖公成風矣蓋妾無所繫以子而見可言惠公仲子不可言仲子惠公則仲子固惠公之毋也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傳例凡諸侯有告命則書不然則否師出㓕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此

以舊史言之可也今言紀伐夷不告故不書者以春秋言也然春秋所據者舊史舊史所據者赴告舊史既以不告而不書矣傳何從得之而復以經不書為説邪以此知凡事有不見於經如鄭厲公之入晉文公之出之類皆舊史所無有傳蓋雜取諸國之書與雜家小説相與共成之不全出於舊史故每兼見經外事多與經不合而妄以經不書為義者皆非也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經有書災有書異螽螟之類災也六鷁退飛鸜鵒來巢之類異也災與異本二事傳知災而不知異故為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此豈能為災者乎蜚言有猶言有蜮以中國所無為異也要在其為災不災有則經必書之矣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

公亦不書

諸國事不告不書於策固有之矣魯事則未有不書於策者今傳別出經不書例凡國之事孰大於改葬其君據傳言桓公實為太子隱公既即位攝君盟會征伐見書於經者未嘗以為嫌而不專之也何獨葬其父而反以為嫌乎且葬皆以主人為辭後記衛侯來會葬不知所以告諸侯者隱公邪桓公邪若曰桓公則未有太子而交諸侯者也若

曰隱公則豈有已告之而已不臨之者乎子氏薨稱夫人據傳例得書於經是赴於諸侯隱公為之也子氏薨隱公且猶赴之改葬惠公乃使太子告之乎所謂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者使隱公誠以太子主葬是亦名爾而葬禮之備當在隱公以為有宋師猶可若曰太子少必待長而能備則安用隱公哉且此相距纔一年亦豈一年之後遂以為長而能備禮於前尤可見其妄也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日月為例公羊穀梁之失也而傳亦一見於此然
文書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宣書辛巳仲遂卒于垂
成書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在境外公固不得
與小斂而皆書日則公子益師之不書日豈以不與
小斂哉吾嘗疑左氏出於戰國之際或在公羊穀梁
後令以此考之是蓋亦聞日月為例之說故入春秋
之初欲竊而用之後見其不可通則止而不暇删也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司空三卿也凡大國次國之卿三命經皆以名氏見隱公之臣未有以氏見者穀梁以為隱不爵大夫幾是矣公子益師公子彄得氏者先君之大夫也傳不知此既妄以公子翬不氏為貶然無駭誠司空未嘗有罪何為而亦不氏乎無駭亦隱之大

夫爾謂之司空者妄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卿為君逆也

春秋書大事不書小事書變事不書常事裂繻審以卿為君逆為得禮則常事不當書矣婚禮父沒母命之傳蓋不知裂繻不稱使為母命之一見正非為卿也說已見公羊

三年春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平王誠以壬戌崩非義所在經何不正之而必從赴杜預以為懲臣子之過此附會之辭也夫舊史雖從赴告赴告所言未必皆實經雖據舊史舊史所書未必皆當必有研考是非為之褒貶以示法者如晉獻公以驪姬之譖而殺申生楚商臣以子弒父而代其位其赴告之辭必不自言申生無罪

而已殺之與已實自殺其父者然而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傳每以經從赴為說杜預從而附會為之義甚有至於顛倒是非反易名實者害經之弊莫大於此焉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聲子未必為隱毋吾固言之矣君字文衍當為尹

氏公羊穀梁是也蓋氏者繫其人之稱非繫於人之稱如母氏伯氏仲氏之類則聲子安得繫之隱公哉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曰薨此三者於禮皆無見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定姒氏卒不稱夫人後何以書葬姒氏傳蓋未嘗考之也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傳自以其說予奪當時之事者或稱君子曰或託稱孔子曰仲尼曰然多不可證此以臣質君亂名

分之極矣曾莫之論而反如敵以下以不信責之是安足為信而以為君子之言宜其不足以知經也

癸未葬宋穆公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宋之亂卒至於弒君爭國者宣公之為也其命之可謂非義而反以義與之謂之知人宜其不足與論隱桓之事矣

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夏公及宋人遇于清

周官冬見曰遇此天子見諸侯六禮之一也蓋冬無事其禮畧猶之邂逅相遇然故諸侯不期而會曰遇穀梁之言是也齊侯唁昭公于野井昭公以人為菑以辟為席以鞍為几謂之以遇禮相見者以此而傳言遇皆以為先相期事有怵迫不暇為會之辭故此以為衛人來告亂言之雖近之而其

實非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前言穆公屬殤公於孔父而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則馮固自巳處鄭矣安得殤公即位而後始出奔
非也經書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謂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
宋公來乞師翬固請以師會而行諸侯之師敗鄭
徒兵取其禾而還自左氏言之則疑以為實以春
秋法言之則非何者前伐果圍東門而還自當書
圍後果敗鄭徒兵而還則當書戰何為但書伐而

已乎且乞師亦當見經葢左氏不曉翬不氏之義

又不曉帥師之義　此言翬帥師公不許翬固請

而行後翬帥師會齊宋伐鄭言翬先會皆以專行

為帥師之義而實無有也夫州吁弑君諸侯不討

固已罪矣乃欲修怨于鄭以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葢將以會免討焉宋以二王後為上公乃率陳

蔡而助之其罪葢不勝誅而魯又以翬帥師會

之前目罪三國之黨州吁也後目罪魯之從四

國也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前言鄭人伐衛衛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凡傳叙魯事而經不見者皆以為非公命是或然矣今翬事與公子豫正同何為反書經豈疾翬而不疾豫乎此葢傳不明氏不及帥師之義

但見翬弑君者疑其彊而自恣經直書翬帥師而不氏與後言公子翬者異其辭若專而貶然故妄意之不悟與其言豫者自相戾也非特如此前言無駭帥師入極後言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者皆不言疾何以獨見於此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經書公矢魚于棠公羊穀梁以為觀魚今傳亦以

為觀魚蓋傳不曉矢之義誤訓為陳故曰陳魚而
觀之若然當云觀魚不得言矢魚古者祭君必親
射牲田而獲禽亦以共祭今公以春行則冬田之
時也蓋欲因冬田射魚為名而縱其淫獵然魚亦
非所射也故臧僖伯以不射為諫矢者射也以魚
為非所射則固矢魚非觀魚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六佾言初獻三傳皆失之蓋蔽於六羽以為之說古者婦人無別廟后從天子夫人從諸侯周有姜嫄先妣之廟而用樂者出乎禮之變也仲子之宫亦禮之變此庶子為君得為其母築宫以公子主之於子祭於孫止者也仲子惠公之母而卒於隱

公之世不得祭於惠公隱公以孫而得祭之者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三年是以經書考仲子之宮予之而不譏也然仲子可築宮不可用樂而公乃獻六羽此經所以記其初言後之婦人之廟而用樂者自是始矣傳者不知此但見魯諸公廟皆僭八佾而仲子宮忽言六羽遂以為義因為公問羽數與衆仲對之言傳不能辨而載之夫使魯嘗為妾母立廟用樂則盖有為之者矣又何問焉若雖

立廟而未嘗用樂則樂之用否且不能必何暇遽及羽數唯前未嘗用而今用此所以謂之初獻也設以諸公廟皆僭八佾而仲子廟獨用六佾為初則此是仲子廟終隱公之世則已矣諸公廟未嘗降何初之云或以為祭未嘗無樂亦不然禮羣小祀不興舞蓋有無樂之祭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當從二氏輸者有物將之以請平猶言輸粟之輸輸者其物也傳雖知其意而不悟渝平之誤故從而謂之更成杜預以為釋孤壤之怨欲以厚鄭鄭因此而來若然當云及鄭平凡平者未有非釋前之不平何用獨見於此也

冬京師來告飢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為京師請糴諸侯之盛節也謂之禮宜矣然此魯事不應不書於策歸粟于蔡經猶書此安得不書

乎傳雜載經外事妄以為說而誣經者如前紀人
伐夷之類是也不為說而使學者反以疑經者如
此之類是也
七年春
滕侯卒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
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
禮經

諸侯死而赴以名禮也有不能以名赴者皆遠小之國不能以禮自持者也故經卒而不名者十皆滕薛杞宿秦五國不在同盟與不同盟必同盟而赴以名則杞成公嘗與朝會而不名必不同盟而不名則陳侯鮑曹伯終生衛侯晉之類皆未嘗同盟而名是何足以為例哉僖二十三年又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蓋知前例不可通故復為說以救之然既以同盟未同盟為例則安所用赴

從赴則廢例從例則廢赴二說蓋不可兼行以經

考之後說是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非也說已見前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鬼神不歆非其類鄭伯請祀周公此理之必不然者以為求好邪則何必非其祖而祭之以為易許邪則歸祊足矣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本不與今歸祊相及盖傳誤合以為一是以仍其失而弗悟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

之役禮也

及盟會盟皆內辭也蓋以詳內以別公行或內為志或外為志爾本不通於外惟衛人及狄人盟欲以殊夷狄鄫子會盟于邾蓋地邾邾亦與盟則不得不言會也其他外盟則未有書及與會者焉今經但書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若言平宋衛于鄭先會於溫而後盟瓦屋則鄭自當與宋盟安能不見乎杜預以為不告故不書吾前固已言其非

矣大抵左氏初不曉會盟爲内辭之意凡經言會者必增盟經言盟者必增會或爲義或爲不義杜預每强爲之說要之皆不足據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皆氏也生則稱之矣此不待賜而氏者也其得見於春秋與否者葢視其命數非三命之大夫則法不得見也乃公孫之子則未有氏故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必待君命賜之而後敢氏所謂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是也無駭為公子展子邪則自當氏公孫矣為展孫邪則生即賜展豈待死而後命之乎今卒而請族則無駭生不得氏公孫

死乃始氏展是終其身未嘗有氏也天下豈有無氏之人哉以理考之無駭當爲公子展之子自氏公孫以未三命不得見於經羽父請而公命之者無駭之子非無駭傳不能察而誤以無駭爲展之孫也

九年春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經書大雨震電不言霖傳益之以霖而不言電傳固不知經矣而杜預遂以為經誤凡杜氏黨傳而誣經類如此月令始雨水雷乃發聲始電仲春之候也夏之仲春為周之四月今以三月大雨震電故書不在其三日以往也自癸酉至庚辰歷八日既已大雨震電而復大雨雪故書不在其平地尺

也此皆記異爾傳不知此而妄為之例又謂之書始與時失且雨自三日以往無時而無也使其為災則自以大水見之矣若不為災則法自不書平地尺雪亦無時而無也使當其時固不書若非其時則亦不必待尺後書也大特言甚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伯莊公也為王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鄭伯以六

卿出而將主兵者也經何以先齊而書齊人鄭人伐宋乎人微者也鄭伯果以王命而正天討何不自將使微者將之乎曰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可也既已告魯則必告齊公非主兵者何用會齊侯于防而與之謀乎二者反覆皆無據蓋左氏不知伐宋之因而妄為之說也翬伐不言敗蓋內敗也防蓋魯之舊邑嘗侵於宋者故公伐宋敗之於菅遂復取之此為近實故方見會防遽見取防取防

言取正與經內取舊邑例合杜預欲附會左氏復

別防為二邑亦非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

為師期

經不書盟吾前言之矣杜預謂公還告會不告盟

故不書前諸侯自會則以為不告不書今公與會

則以為不告廟不書皆無所據而强為之辭且公

行告廟或致前事或致後事雖不同何乃與其事實併沒之乎經書會在二月傳以為正月杜預以歷推二月無癸丑癸丑乃在正月謂經誤夫會而後為師期會既以二月則正月安得先盟尤可見其還就之妄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

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
也

經前言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今再言六月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而齊鄭不與兩事前後自不
可合蓋前以翬與二國伐而未得志故公自伐而
敗之則郜與防之歸何與於鄭師乎郜宜為宋附
庸之國而防魯之舊邑嘗侵於宋者公既勝宋遂
屬其附庸而復其舊地故皆言取何以知之經內

取舊地言取取濟西田是也取附庸亦言取取鄟是也取舊地言取者對與之言彼歸我而我有之取附庸言取者辨滅之名滅者殺其君長夷其社稷而附庸則屬之以聽於已是亦猶吾邑而已前平宋亂言取郜大鼎于宋則郜國而為宋所有者非宋邑也後見郜子来朝則國固未嘗滅方其取之乃屬之以為附庸爾防則魯遂有之以為滅大仲之邑矣二取名同而義異傳不能辨其言君子

謂鄭莊公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爲正之體者尤非是諸侯有罪而削其地王政也鄭果擅相伐又私取其地歸我謂之正可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經言宋蔡衛人伐戴傳言鄭伯圍戴是謂三師巳

得戴鄭伯復從而圍之其言固已衍于經矣又曰
克之取三師焉是謂鄭伯圍戴而克之取三師于
戴若是經何以皆不書乎既曰克戴取三師矣復
言召蔡人不和而敗則取三師在召蔡人不在克
戴也其言自相戾據經書入鄭伐戴但言秋不言
月以其久也宋衛入鄭固已勞矣雖益之以蔡而
伐戴戴未能服䎘翔于外進退皆困故鄭伯乘其
憊能以一國覆三師此經所以不正鄭伯之伐而

甚其取之罪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此朝天子之禮諸侯相朝且不可況于旅見何先後之齒乎此傳不知經累數兩國之意但見並書來朝故妄信羽父之傳此猶初獻六羽不責其用樂而記其羽數左氏之陋大抵皆若此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

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
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

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昬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

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經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據傳例獲大城曰入弗地曰入今乃言許莊公奔衛鄭伯得許而中分之使許叔居東偏公孫獲處西偏豈所謂弗地者哉且公告齊侯言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討許

者齊侯主兵故經序鄭上不特以其爵也使齊侯而知禮則許服罪而止矣如不知禮而欲擅有其地則自處之何為更以許讓公又以予鄭鄭伯亦何為遂敢受之以分其大夫乎許莊公奔衛公實在焉不待告而知經所當書討許之不共而擅分人之國其罪有大于不共者於法亦在所貶經皆無文而槩謂之入非春秋之義也據傳當以鄭專惡紀季以酅入于齊雖不絶祀後經累致意于紀

以顯齊滅之罪鄭雖復存許叔經亦當見其惡不在鄭則在許今皆與經不合如經所書公但與齊鄭入許爾此事疑在桓書許叔入于許之前許嘗滅于鄭而莊公出奔衛居許叔于許之東偏而以公孫獲處許西偏故許叔乘厲公之亂入而復許乃與經相近左氏傳之不審而誤載之不然許叔果嘗分許之半乘亂復并有公孫獲之地可言許叔取其地不得言入于許入外至之辭也于遠辭

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春秋責臣子之義不為其

不成喪也且公弑於寪氏桓公立而討寪氏有死者是歸獄于寪氏而自掩其惡也豈復薄於公之葬而使不備禮乎縱誠有之此尤臣罪經不得併貶隱公使不得見葬也

春秋左傳讞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鄭無祀周公之禮吾前言之矣此葢傳誤以祊為

祭故謂假許田為周公祊祊地名也公羊穀梁以為邴祭之名祊者二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祊各以其方之神祀之謂之祊尤可見傳之妄許田疑前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之後嘗侵其田而分之鄭伯以其境相近故以璧假為名而取之爾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久雨霖潦江河決溢凡可以害物者皆大水也故

魯弔宋大水之辭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不以平原出水也平原固無出水之理雖出水而不為害亦不可言大水

冬十月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孔父事公羊言之是已所謂義形於色者也此非獨公羊之辭其傳之必有自左氏亦竊聞之而不能詳故誤以色為美色之色因附會以為督見孔

父妻而萌其惡孔父宋之卿督其大夫殺卿取其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後始懼其不近人情已甚趙氏蓋嘗論之矣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春秋弑君及其大夫而得並見者三皆以其賢也

其先後蓋君臣之辭凡弑君者孰非先有無君之心固不足為義不然如仇牧荀息死實在君後又何以別乎

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胥命相命為侯伯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皆天子之事諸侯固不得私相命亦不得更受命齊太公

衛康侯昔皆嘗為伯故僖公宣公復私以相命傳蓋與公羊穀梁同信其所聞以為約言而退不歃血故以為不盟誤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翬至是始進為三命之卿故得以氏見傳不知大夫書氏不書氏例其言率自相違戾且經書諸侯嗣位凡聘會之事無非繼好息民何獨逆女而襃

之乎前以翬帥師師不氏爲專命疾之今以翬逆女稱氏爲修先君之好襃之若不疾不襃則翬當何稱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四時之田得其時制皆常事不書有謂而興則書其事而不地壬午大閱是也此以狩書而言于郎則非講武事蓋淫獵于遠爾與齊人狩于禚同義

傳但見書于正月為夏十一月以冬狩得時為禮誤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左氏以宰周公為例故以此當言宰渠伯不當糾以名糾為父在之辭凡春秋父喪而世其爵如武氏子父在而代之政如仍叔之子皆正其為子未嘗貶以名何獨於糾名之以示貶乎渠伯誠聘而得

禮雖父在何害而必見名蓋知必以聘桓之故譏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甲戌下有闕文傳弗悟故妄以為再赴國亂而不及赴者有矣未有反再赴者雖再赴經亦當覈實

而書其一不得但傳疑也

大雩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凡雩以建巳之月而預祈者常雩也法不應書非建巳月而書者以旱得見其雩也傳不知此以龍見為節謂過則書若然過而旱則不雩乎此四者左氏立為之例以為過則書是凡書皆貶也然經

書正月烝周之正月夏之仲冬周官四時之祭皆以仲月自不為過何為而書乎雩旱祭也凡書雩皆為旱而祈雨記得不得以重民事爾若書皆為過則旱不得祈乎此固全不可為義矣乃四者之節亦自非是魯郊以卜本不可為定禮周郊以日至祈穀以正月上辛自不通於諸侯啓蟄建卯之候為周祈穀祭則已過為魯郊卜而適得則不可以為常則啓蟄非郊之節也月令蒼龍七宿以仲

夏昏見周之常雩在孟夏建巳龍未見則龍見亦非雩之節也仲秋殺氣浸盛始殺當在孟秋嘗在仲秋乃浸盛之時則始殺亦非嘗之節也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戶烝為冬祭當以仲冬則閉蟄亦非烝之節也四者無一而合此雖無與於經亦可見左氏為例初無所據大抵皆率意自為不可信類如此

六年春正月寔來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州公以其國危遂留於曹而不復則固已失地矣安能復自曹朝我乎此傳不知寔為王之中士與外再命大夫如魯翬柔挾溺鄭宛莒慶秦術吳札之類於法自當以名見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則魯蓋與謀矣魯謀

納紀女于王正以齊之故以為公告不能者誤也

八年春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三公而聘后固不可王后之尊即謀於我不往復命而遂逆之亦不可皆非禮之正不可謂之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春秋不書王國之事非略之畢不敢紀尊也故天王即位逆王后王世子生之類皆不見經葬天王以我會書天王出以來告我書若是之類必有及于魯者然後見周王之見于魯史者凡七而書逆后者纔二祭公以來謀于我因以見公逆之非禮也劉夏以過我因以見不以卿逆之非禮也紀季姜書歸蓋以前謀於我我主之故書猶莊主王姬而書王姬歸于齊也傳但見此三書遂以為例然

則劉夏亦逆后何以不書歸而莊傳記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傳記名桓公逆王后于齊亦何以不書哉

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

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經序爵未嘗不以主兵者居上故隱書邾人鄭人伐宋今如傳所言鄭實主兵而經序齊衛下反以為先王爵尤見前說之妄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即戰于魯也以國為地與言戰于宋者同以為公後妄也

十有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傳例既曰始殺而嘗過則書矣今以秋八月嘗於

周正為建未之月此固非其時矣傳何不以其例言之而以不害為說乎蓋誤承上文御廪災以八月為夏之八月不失其時故復妄以不害為義不知二文本不相因使御廪不災不害則可以建未之月嘗矣

十有六年

冬城向

冬城向書時也

土功不失其時亦常事不書今下書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則此當為十月夏之八月非時也此亦誤以為夏之八月

十有七年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經書內戰四來戰于郎傳以為有辭戰于宋傳以為失信戰于升陘傳雖知公敗績而不為義今又以戰于奚為疆事蓋傳不知内不言戰之義故其辭皆莫適為主且疆吏來告而公戒之又何與於書戰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凡貶而以名見褒而以字見皆經之予奪也此豈

國人之辭若蔡季為蔡人所嘉則紀季宋子哀亦豈紀人宋人嘉之而來告者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故繼也凡死不以正皆曰故此從春秋

辨疑增入

夫人以三月孫于齊則文姜當與桓公之喪同歸此未出也安得言不即位以文姜故乎杜預强云

文姜以桓見殺不敢還感公意而還此非經意以
傳意云爾蓋傳不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杜氏從
而附會之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不稱姜氏貶夫人也無與齊事以為絕齊不為親
非經意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主王姬者築館于國中禮也莊公接仇讎之人又在喪知其不可不能辭而築館于外其違禮亦已甚矣何足言禮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此與言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疾之者同葢亦誤見溺不氏而妄以為貶也

冬公次于滑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凡師止而不進者皆言次初不以日為限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次非貶辭各因其事以為義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者見有所待而次者也不可限以一例使出而無名救而不果義在所貶而一宿再宿則免乎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紀侯雖不能下齊而去經所以書大去其國者不特以違齊難也若但違齊難而去則與奔無異何大之云

五年

秋郳犂來來朝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郳附庸之國也傳以與邾子克同例故皆言未王命以見不書爵然邾書字郳書名則不為義若以字為貴則邾以來盟尚得稱字郳犂來來朝其為禮蓋又厚好反不得字乎此傳不知犂來二十里國稱名之義故既失於邾又失于郳

六年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衛宣公無嫡子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黔牟經不與諸侯之納朔皆貶而稱人善王人子突之救黔牟進而書字則黔牟者庶長之當立經之所與者

也二公子立之正矣而反以為不度則不問其正不正惟度其力之所能勝者則為之是豈足為君子之言哉

冬齊人來歸衛俘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經言衛俘傳作衛寶公羊穀梁亦作衛寶書曰俘厥寶玉則俘亦寶也而左氏例諸侯不相遺俘俘因也則與寶為二義故杜預遂疑經誤按經書齊

俟來獻戎捷楚宜申來獻捷傳以捷為俘則經蓋以俘為寶以捷為囚當從經不必改俘言寶也此但譏齊以我分惡非所歸爾安知為文姜所請哉亦不足以為義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星隕如雨非實雨也猶言衆多如雨星隕以異故

記與雨偕雨乃常事何足記乎蓋傳讀如為而古者而如二字通用故誤云爾

無麥苗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周之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建午麥之已成建未建申稻之苗而欲秀之時也而水敗之故書無麥苗無者盡而不餘之辭也安得為不害嘉穀哉杜預謂黍稷尚可更種按九穀皆穀也而經

獨記麥苗則非此二穀不足言豐凶盈虛矣不害

嘉穀非經書本意也

八年春

甲午治兵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古者出師受命于祖而已廟非講武之地治兵于

廟豈禮也哉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凡經大夫不名猶諸侯不序以其無能為故略之

耳此書大夫不名為其盟納子糾而後不能也齊

雖無君大夫何害其以名氏見乎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

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

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
生竇魯地衛石碏以謀使州吁如陳而執之猶請
涖於衛而後殺子糾我所主而欲納者也豈戰一
不勝反從齊人之請而自殺之乎經言齊人取子
糾殺之罪魯不當以子糾與之爾其殺之則非魯也

十有一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鄙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
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經書公敗某師于某此內勝外之辭也葢經凡言勝
敗魯與諸侯異辭中國與外域異辭公羊穀梁以為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故內勝外言敗某師內不言戰
言戰則敗矣故內敗言及某師戰于某其說是也傳
葢不知此故妄以皆陳未陳為辨且魯書敗某師于
某者七無有一書戰者豈皆未陳而敗之乎書戰于某

者四無有一書敗者豈皆無敗績者乎凡勝敵無非得雋何獨乎克為致力取勝之名經於鄭段纔一見傳以為如二君故曰克近之矣不得更為別義以類求之若所謂不克葬弗克納者致力云乎得雋云乎

冬王姬歸于齊

冬齊侯來逆共姬

經書王姬歸于齊我為之主也内女嫁於諸侯書歸來迎而歸之也伯姬歸于紀是也王姬主我而

嫁於諸侯亦書歸既昏而歸之也王姬歸于齊是也二歸皆嫁而書不同蓋內女逆而昏於國王姬來而昏于我尊王室也此蓋親迎不得言逆何以知之莊書築王姬之館于外築館豈所以為逆哉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去年經書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傳言蕭叔大心先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萬之子牛殺之而

立桓公萬奔于陳宋人以賂請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犀革裹而歸之宋人醢之宋既立君而討萬則亂已平矣不待於今春齊侯始平之此蓋襲桓公會稷言以成宋亂之文而誤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齊自長勺之役後我已主王姬而與之昏齊侯亦來與我相為好則已平矣不待至此言始及齊平

而後盟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謂鄄之會也按是秋書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明年夏復書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皆以宋主會序齊上小白之霸固不始於此是歲冬書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前未有言同盟者此蓋小白假天子殷見之禮以合諸侯齊

遂序宋上則齊霸宜自幽始謂爲鄄者誤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天子以四時見諸侯于廟朝覲宗遇是也此五服各以歲來之常禮也故不盟六年五服一朝四方之諸侯皆在曰會又六

年王乃時巡有故不行則合諸侯于王國曰同此非常之禮也故朝于國門之外為壇設方明而盟謂之同盟三家不知此每以同為服異之名故此亦以為鄭成蓋見鄭以春被伐至此鄭伯始入會故云爾然僖七年書齊人伐鄭繼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鄭亦入會而不書同二十八年書晉侯伐衛繼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亦入會而

不書同何也

十有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此但言其過我而躡之以見貶爾言外域者初未

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於茅戎且不諱戎來

魯何足諱乎

秋有䘀

秋有蜮為災也

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有蜚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此謂鄭伯欲納襄王也胥命更相命為侯伯之辭

非更相告之辭此不知齊衛于蒲之義而妄襲其

文也

二十有二年春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敬仲至陳無宇五世至陳成子八世古者卜筮雖精不應豫知八世之後世次多寡適契如此蓋後之陰陽家者流假託舊事附會著書以自神其術傳不悟每取諸國卜筮之辭記其必驗者類皆

載之無補於經不可徧論姑舉其一以見其誣而

好奇者類若此

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

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

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劌言朝會征伐之義是已然天子之禮也何與於諸侯劌以告公固非矣傳錄之又非也

二十有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此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也平子固已誤矣而傳魯莫之悟故覆竊之以為例然此禮魯亦行之故經書鼓用牲者三其二在六月因其過舉以見貶其一在九月以為得禮存之以見正其失之蓋已久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攻之而無幣諸侯救日請之而用幣于社今鼓不用于朝而于社非所用牲而用牲是以因其失而併譏之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

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非日月之眚不鼓是也先王之祭雖次祝小祝未

嘗無牲雩禜之祭水旱蓋有壇焉惟禜門則黝齋

而已豈皆無牲哉天災無牲唯救日爾蓋以其變

出非常不可以遽為且方伐鼓以攻之則祭而祈

請亦不可並行也乃大水則其來固有漸且非攻

之不害其以牲也此蓋譏不用之于壇而于社于

門不當其所為非禮爾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非也吾前固言之矣即傳而論陳鄭自前幽盟之

後未有叛齊者今何得言服杜預彊以陳敬仲奔

齊之事為陳罪此自陳國中之亂何與霸主同異

至鄭文公獲成于楚乃證文傳鄭子家與趙宣子

之書所理為齊侵蔡獲戍于楚者是何足據其附會可知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先言季友如陳則非私行也內大夫如他國未有目事者此蓋季友察魯難有萌欲去之以為後圖不使以奔行故以葬原仲請於公因以聘陳經特挈而著之以見其志爾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使季友實以葬

原仲行於禮固無害經自略而不書矣

二十有八年春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

申生

齊姜杜預以為武公之妾傳所謂娶于賈則賈宜

為嫡夫人也而僖十五年傳復言晉侯之入也秦

穆姬屬賈君焉杜預以賈君為獻公次妃賈女則

與其前說自相戾按經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世子者嫡子之辭也故申生將戰臯落氏狐突諫之以嬖子配嫡爲言則申生固嫡矣安得有齊姜之事其說皆不足據

冬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制四井爲邑四縣爲都此自井而上四四而積

之以辨甸稍縣都之名也都與邑固有别矣不以宗廟言也大都小都雖公卿食采之地然大夫不敢祖諸侯安得有先君之主乎杜預謂宗廟所在雖邑曰都此蓋未嘗以禮考之徒欲附會傳云爾傳既不知都邑之辨故亦失城與築之義凡築謂創作築臺築囿之類是也城謂修舊城邢城成周之類是也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臧孫辰不言使此蓋譏莊公國無儲積臧孫辰正卿不能豫計國用有無至無麥禾請糴以自為功故書若國饑而糴於鄰國此諸侯救災恤患有無相通之道常事自不應書何禮之云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延廐馬閑也敝則修之不可與土功同例論其時馬以日中出入此謂春分秋分時也必因其將入而後可修此於禮何據哉禮諸侯六廐天子十有二廐每廐為閑延廐天子之廐也此蓋譏魯僭王禮可因其舊復古而不復故書新以見貶若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則不獨言其新而已又有加其度故謂之新作今經言新而傳言新作其不知經之書法可知矣

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賊賢害能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此其名見於九伐以為辨者趙宣子以為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則二師之出大要視其罪之小大而已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密聲為暫事也則侵非無鐘鼓但備而不作爾傳略知之而不盡其義乃直以有鐘鼓無鐘鼓為例豈有用師而無鐘

皷者乎

秋有蜚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非也説巳見前

城諸及防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

時則常事不書矣此葢譏大無麥禾之後併為二

役經書十二月城者二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與此

也皆夏之十月傳但見其及時而不知二役之意故云爾非時者既見貶得時者又書則何以為辨哉

三十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遇者不期而會謀山戎則必有豫為之期者矣蓋傳既誤為遇例故其言每與經違說已見前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小穀誠為管仲則必繫之齊不得與内城邑之辭相亂戍鄭虎牢尚繫鄭況城乎城楚丘不繫衛城緣陵不繫杞此自别有說不得槩同也且管仲誠有功於霸魯何為獨城其私邑哉凡城書時皆謂其役之久綿三月見譏不特以非時也春若在建子之月則猶及時而不書矣其以時見者亦以其

久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此亦失遇之義而妄為之說後未見會諸侯而謀楚者則安知此為先見齊侯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慶父雖弑子般然從容如齊歸而立閔公以自掩其惡時季子已奔陳慶父尚為政國初未嘗亂閔公何以不得即位此亦不知繼故之義而妄言之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閔公立纔八歲季子奔陳本以避慶父則季子蓋慶父之所畏也閔公之幼方為慶父所立而慶父且專國政請復之者誰乎以經考之去年先書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不言出奔蓋請於齊以立閔公弑般之惡未著也齊亦不得而知季子當自陳之齊愬於小白欲挾齊歸以治其罪小白許之召公而與之盟然後季子敢歸則復季子者蓋齊非魯此其情也不然魯自復季子何待請齊而與之

盟若曰閔公齊所立魯不敢擅復季子必聽於齊則季子歸非慶父之利何為而欲復之此其理甚明經不書季子自齊來歸者見季子本謀不以齊尸其功也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仲孫雖言魯秉周禮未可以取而言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猶教小白有窺魯之意故去其名以見貶蓋經有書名以見貶者不應名而名所以為貶也宰渠伯糾是已有去名以為貶者應名而不得以名見所以為貶也齊仲孫湫是已湫齊之卿

得以名氏見者也

二年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閔公與僖公皆庶子慶父立閔公蓋乘季子奔陳以哀姜之故假齊為重且利其少也閔公死則僖公自當立若以成風聞成季之繇事成季而屬僖公季子不以僖公居長徒以成風之屬而立之則與敬嬴私事襄仲立宣公無異何足以為季子此

言害義爲甚理不然也此尤見誣而好奇之過其

弊至此